



联合国 大会



Distr.
GENERAL

A/47/437
14 September 1992
CHINESE
ORIGINAL: SPANISH/FRENCH/
ENGLISH

第四十七届会议
临时议程 * 项目9、61、
79、80、81、82和85

一般性辩论

全面彻底裁军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报告

为今世后代保护全球气候

国际合作消除发展中国家的贫穷

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国际合作

1992年9月11日墨西哥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

墨西哥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合国秘书长致意,并应国际行动理事会主席的要求,附上该理事会1992年5月28日至31日在墨西哥克雷塔罗城举行的第十届会议通过的最后宣言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文本(见附件),请将该宣言作为大会临时议程项目9、61、79、80、81、82和85的正式文件散发为荷。

* A/47/150。

附件

1992年5月28日至31日

在墨西哥克雷塔罗举行的国际行动理事会第十届

会议通过的最后宣言

一、寻求全球秩序

1. 随着冷战对峙的消失,世界正面临着各种新机会。新的全球秩序是关于未来的一个激动人心的想法。然而,在目前的状况下,对该秩序的寻求是非常费劲的。相反地,现在所需要的是为正在变化中的国际格局制定更多的规则。在这方面,国际行动理事会完全赞成赫尔穆特·施密特先生关于“寻求全球秩序:生存的问题”高级小组¹的研究结果及建议的报告。

¹ 除施密特先生外,国际行动理事会的下列成员也参加了会议: Andries VAN AGT (荷兰)、 Lord CALLAGHAN OF CARDIFF (联合王国)、 Miguel DE LA MADRID HURTADO (墨西哥)、 Daniel M. LISULO (赞比亚)、 Olusegun OBASANJO (尼日利亚)、 Maria de Lourdes LINTASILGO (葡萄牙)、 Pierre Elliott TRUDEAU (加拿大)、 和下列高阶层人士: Sune BERGSTROM (瑞典)、 Takako DOI (日本)、 Bronislaw GEREMEK (波兰)、 Frangois HEISBOURG HENNEP (法国)、 黄华 (中国)、 Henry A. KISSINGER (美国)、 William P. LAUGHLIN (美国)、 Emile van LENNEP (荷兰)、 Vladimir LUKIN (俄国)、 Jim MAC NEILL (加拿大)、 Taro NAKAYAMA (日本)、 I. G. PATEL (印度)、 Annemarie RENGGER (德国)、 Nafis SADIK (巴基斯坦)、 Helga STEEG (德国)、 Ahmed Zaki YAMANI (沙特阿拉伯)、 以及下列应邀的记者: Nagaharu HAYABUSA (东京《朝日新闻》)、 Flora LEWIS (《纽约时报》驻巴黎记者)、 David MARSH (伦敦《金融时报》)、 Elizabeth POND (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er Fellow) 和 Walter STUTZLE (柏林《每日镜报》)。

军备控制和武器扩散

2. 冷战的结束提供了大量裁减军备的独特机会。但是,它也产生了核扩散的新危险,而且令人感到自相矛盾的是,它也给一些国家制造了不采取行动的新借口。《雅尔塔协定》所产生的两极世界在过去45年里支配了国际事务,现已让位给一个变化无常、难以预测的时期,苏联的解体及其对安全所产生的无法确定的影响更加剧了这种状况。这种事态非但不能为拖延裁军辩护,反而应使裁军变得更有必要,因为如不采取这种行动,武器扩散背后的理由就会越来越强。

3. 至少,将在1995年将审查的《不扩散条约》必须得到扩大,并再延续25年。此外,应予以全面实施。无核武器国家根据该《条约》第二条的规定须承诺不拥有、研制或转让核武器,核武器国家则必须承诺遵定第六条的规定,保证实现在严格和有效的国际监督下进行全面和彻底裁军的目标。的确,在21世纪的世界里,对于不扩散的前景来说,第六条可能与过去证明了非常关键的第二条一样重要。

4. 为此,应使裁军谈判进程的所有各方面恢复元气,前苏联所发生的变化绝不能作为不采取行动的理由。这些继承国不但要遵守苏联同意遵守的条约,也必须将它们纳入谈判的进程,无论是裁减战略武器会谈或是欧洲常规力量条约的会谈。该谈判进程也必须将研制新武器的问题包括在内。

5. 美国和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之间目前达成的协议即使得到全面实施,它们的武库中仍有一万五千至二万枚核弹头,而且其他核武器国家的手中也有几千枚。核武器国家应公开说明无核安全是否只是针对无核武器国家,或者说明现在不是应该是开始在全世界全面消除核武器的时候。

6. 在短期内,核武器国家应致力于签署一项关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条约,奉行完全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原则和完全禁止核试验的原则。作为一项长期目标,核武器国家应明确承诺在严格和有效的国际控制下消除所有核武器。

7. 正如目前独联体所面临的状况表明,销毁和拆除核武器需要在技术和财政领域得到国际合作。在研究销毁核武器新过程的领域中所进行的科学合作应在国际

上得到鼓励。

8. 为消除生物和化学武器所进行的努力应得到加强。

9. 尽管冷战结束,当今的军火贸易正在扩大。在这方面,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均负有责任。然而,限制军火交易的道德及政治责任主要在于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它们恰巧也是五个最大的武器出口国,因此,它们必须首先对军备的出口加以严格限制,并立即停止向武装冲突地区出口武器。

10. 全球军事开支的总数现约为每年一万亿美元。在今后十年里,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应通过裁减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以及减少国防开支,努力将这个总数减少一半。节省下来的款项应明确规定用于减缓贫穷的状况。为此,国际金融机构,尤其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官方发展援助的捐助国应表明,财政援助的流量将以每个发展中国家为减少军事开支所作的努力而定。官方发展援助的前提应是接受国将军事开支减少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以下。

世界经济

11. 世界经济面临着一项吓人的行动议程:保护环境、发展援助、减缓贫穷状况、重建中欧和东欧国家以及前苏联领土上的国家、销毁核武器和化学及生物武器、军工生产的转为民用以及拆除结构危险的核电站。需要采取的行动不胜枚举,所有这些挑战均需大量资金。

12. 同时,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衰退。增长的机会尚未得到利用。前指令经济国家开工不足,并削减工业生产能力,使得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另外,军事工业转成民用生产的这项极为复杂过程可能将使更多人失业。

13. 除了这个极为重要的转变过程之外,世界上三大经济强国之二——美利坚合众国和统一之后的德国仍然是或已成为资本输入国,而排着队寻求资本的国家数目大增。由于各国的国家利益及行动议程,传统受援方即第三世界已得到援助。世界各地储蓄短缺所造成的资金匮乏最终会在不久的将来使金融市场出现高利率。

14.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贸易一直是增长的动力。国际行动理事会敦促所有政治领袖打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的僵局。必须达成协议,大量减少补贴及其他保护主义措施,特别是但不仅局限在农业领域。这是一件十分紧迫的事项。

所有经合发组织国家,尤其是美国,欧洲共同体和日本,都必须向来自发展中世界的农产品及纺织品开放市场,这可能会促进持续和相互的增长。

这个世界不能让目前正出现的自由贸易区(如欧洲共同体、北美洲自由贸易区以及拉丁美洲的类似努力)变成破坏多边贸易制度的贸易堡垒。根据正在谈判的草案在乌拉圭回合达成一项全面的协定,将能使全球出现增长,并能提供机会,就诸如服务性行业等的贸易进一步进行谈判。

15. 为大量增加资金,主要工业化国家应采取大力增加公共储蓄的政策。国家政治议程应朝着持续增长和提高储蓄率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德国必须恢复其作为资本输出国的地位。美国最终也必须解决其赤字的问题,并扭转其债务不断增加的趋势。几年来,全世界一直生活在美国债务这颗定时炸弹的威胁之下,该炸弹爆炸的危险仍然存在。

16. 独联体国家和迄今为止仍处在指令经济之下的其他国家已经大力朝着西方经济形态发展。面对全世界信贷的危机,这些国家想要经合发组织国家为其重建努力提供大量财政支持的期望是不现实的。它们应该更加信任自己的能力和资源,以自己的能力和资源作为转变过程的更为可靠和必然的基础。独联体国家与包括原经互会成员国在内的世界所有其他地区的国家扩大互利的合作,是对它们的发展的最佳帮助。

17. 今天,几乎所有的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均已全球化。然而,全球化的管理以及关于金融业务共同标准的协议尚是缺漏不足。因此,腐败行径和金融丑闻在全世界大量增加,到了空前的地步。国家监督机构应得到加强,国际金融市场需得到国际监督。这项任务主要在于经合发组织国家。

18. 本世纪已确立了主要通过多边主义制度来组织经济和金融合作的原则。即使该原则现在面临最严重的挑战,它仍然有效,而且必须得到维护,同时还必须大胆地扩大应用该原则。

人口-环境-发展

19. 全世界满怀期望地期待着里约地球首脑会议。对政治领导人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会,可引导人类走上持续生存的道路,直到下一世纪。为了子孙后代,从今以后,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守在人口和生态方面的律已原则。为此目的,应当在所有有关方面都作出明确的、可监测的和可强制实施的承诺的基础上达成一项新的全球契约。

20. 人口增长、生态恶化、全球变暖、能源需求、生产和消费形态、贫穷和发展水平之间有着解不开的联系。但是,首脑会议的议程并没有将至关重要的人口问题放在它应有的位置之上。

21. 如果目前全世界55亿人口继续照现今的速度增长下去,每四十年人口总数将翻一番。如果想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至少拥有我们这一代所享有的同样的机会,如果我们不想使星球超越危机的临界,就应制定全新的发展战略来实现这些目标。在发展中国家,已有十亿多人口生活在赤贫条件之下。

22. 除非发展中世界的人口增长稳定下来,否则贫困问题将更加尖锐。如果不在目前的水平上大幅度增加官方发展援助,这种援助将会变得毫无意义。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必须

- 确保有节育措施、教育和服务及提供自愿的避孕的方法;
- 将教育扩大到所有14至16岁的青年人;
- 更加重视妇女的权利和她们的就业机会以及改善基本保健服务;

23. 在那些用自己的预算资源优先推行计划生育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国家应提供大量进一步的援助。

24. 为了使全球变暖的问题有所减缓,工业化国家必须努力采取节能措施和采用对生态危害较小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形式。它们还应致力进行一项研究和发展光电/太阳能、生物量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合作方案。应协助作出安排,以便将有利于环境的技术转让给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应致力于采用危害较小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形式。工业化国家应该按照1991年12月经合发组织部长公报的精神,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额外资源,协助它们推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

25. 在里约,如果能就相互关联的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和全球性森林砍伐问题达成三项有效的国际公约,这些公约应可成为推行持续的能源和经济发展政策的路标。尽管里约首脑会议似乎在这些领域有失所望,但是提高全球性认识的进程业已开始。不过,在所有这些领域都必须加速采取行动。成立一个列有明确时间表的独立的世界森林委员会将有助于在其中一个领域采取切实的措施。

26. 19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行动理事会一直在强调不起作用的人口和环境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并提出了若干具体的政策建议。理事会打算评价里约首脑会议的结果,以便进一步提出一套建议。

文书和机构

27. 国际社会需要有效的机构、机制和法律文书。如果得不到切实的机构安排的支持,所有上述措施都只是空的。很显然,在冷战后的年代里,联合国的主要任务将仍然是按照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发挥维持和平及力促采取行动的传统作用。

28. 在环境、人口和发展领域,没有一个国际讲坛具体赋有多边一级的决策机力。现已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改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社理事会)、授权安全理事会处理这些问题,或将其提交国际法院。国际行动理事会敦请各国政府将这些领域分配给联合王国系统内的一个强有力的机构,或在联合国系统外设立一个新的组织。

29. 一年前,国际行动理事会在其布拉格最后声明中要求“应尽一切努力防止

南斯拉夫发生不必发生的悲剧,避免流血”自那以后,南斯拉夫已经解体,新的独立国家已经成立,其中三个是联合国会员国。在这三个国家当中,两个国家正在受到军事侵略,这完全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赫尔辛基协议》和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欧安会)文件的精神。国际行动理事会呼吁各国政府实施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定,同时继续坚持冲突各方要紧迫进行无条件的谈判。

二、拉丁美洲的危机和变化

30. 拉丁美洲拥有4.5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8%,一直以来处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之中。虽然出现了民主的复兴,但是由于政治和经济过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民主制度正在经历极大的困难。仅仅依靠传统的政策手段或方式再也不足以解决问题。一项新的拉丁美洲发展战略已开始实施。该战略的目标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其基础是改善共同财政,开放经济,改革国家机构,采用新的方式处理环境和社会问题,以及加强对人权的尊重。为审议这个议题,国际行动理事会收到了Maria de Lourdes Pintasilgo夫人提出的一份报告,报告内容是由她主持的一个高级别专家小组关于“拉丁美洲的危机和变化”²的研究结果和各项建议,委员会完全同意该报告。

² 除Pintasilgo夫人外,国际行动理事会以下成员参加了会议: Miguel DE LA MADRID HURTADO(墨西哥), Misael PASTRANA BORRERO(哥伦比亚), Pierre Elliott TRUDEAU(加拿大), Manuel ULLOA(秘鲁); 还有以下高级别人士: Diego CORDOVEZ(瓜多尔), Richard FEINBERG(美国), Aldo FERRER(阿根廷), Wolf GRABENDORFF(德国), Ivan HEAD(加拿大), Enrique IGLESIAS(乌拉圭), Helio JAGUARIBE DE MATTOS(巴西), Carlos PEREZ DEL CASTILLO(乌拉圭), Augusto RAMIREZ OCAMPO(哥伦比亚), Guadalupe RUIZ-JIMENEZ(西班牙), Jesus SILVA HERZOG(墨西哥), Rodolfo STAVENHAGEN(墨西哥), Kaoru HAYAMA(日本)。

31. 这项新的发展战略必须支持反贫穷的战斗,必须适当注意环境问题和人口政策,同时考虑到生活质量、个人自由和尊严以及家庭生活。

32. 在拉丁美洲,反贫穷的战斗是所有国家政府面临的首要政治、经济和社会挑战。不存在现成的短期解决办法。各国领导人必须象处理经济复苏和通货膨胀问题一样,兢兢业业,信誓旦旦地处理这个问题。贫穷有搞乱社会组织的危险。贫困的主要原因有:

- 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分配不均产生的收入分配不均;
- 由于没有土地改革,产生了庞大的农村贫困人口;
- 1980年代实施的宏观经济调整方案造成社会支出的幅度减少,社会最贫穷人口承担了主要后果。

33. 贫穷和社会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建立在政策可预见性基础上的经济增长仍然是确保反贫穷战斗取得成功的一个先决条件。明智的财政政策必须遏制通货膨胀并减少预算赤字。但是财政政策也必须努力调拨资金,在迫切需要资金的部门,例如教育、保健和营养部门,进行大规模的长期社会投资。但是,除非解决债务危机,否则这种投资是不可能的,因为债务危机仍然是许多拉丁美洲国家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

34. 为了减少支出并增加收入,各国政府应放弃对地方亏损企业的所有权,实行更有效率的税收制度和收税机制。应当认真努力大幅度提高国内储蓄率,其方式是使金融制度现代化并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水平。

35. 应当大幅度减少拉丁美洲的军费,并将军费转用于教育、保健和其他社会服务。

36. 为了纠正收入分配不公的情况,必须放弃极端的保护主义政策。只有进行有效的土地改革,建立适当的土地所有制,既避免土地高度集中,也避免没有生产力的土地分散,提供较多的贷款和技术援助,使耕作生产方式现代化,只有这样农村地区消除贫穷的工作才有可能成功。

37. 同贩毒和吸毒作斗争必须是整个国际社会的一项优先任务,因为这些现象破坏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扭曲经济过程并严重威胁到各国人民的身体和精神健康。这项工作不能只由拉丁美洲国家单独承担。除非需求大幅度减少,尤其是发达国家减少需求,否则不可能制止毒品的生产。生产国和消费国必须共同制订明确并且可以监督的目标,拟定有效的国际方案,打击贩毒的所有阶段——生产、提炼、贩运和消费。我们呼吁各国政府和联合国在维持和平的工作中将毒品问题包括在内。

38. 贫穷来自无知,教育制度不完备是一个主要原因。教育制度的有效管理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必须确保教育的内在效率并加强教育制度的总体成本效益。各国必须少花钱多办事。

39. 教育方面的努力应注重两个领域:

- (a) 显著提高小学教育质量,最好通过提高小学教师质量的途径做到这一点;
- (b) 投资高等教育,因为高等教育的质量和在国家发展水平这两者之间具有直接的联系。

各国政府还应同意设立区域英才中心。它们还应设立一个文化共同市场,不征关税或施加其他类型的限制。

40. 拉丁美洲许多国家恢复或改善了民主和对人权的尊重。但同时却发生了经济衰退。在目前的文盲和贫穷水平上,民粹主义的解决办法可能具有吸引力,会危及来之不易的稳定。因此,民主的进步必须与经济复苏、消除赤贫和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社会秩序同时并进。

41. 除了改善代议制民主制度和保护人权以外,必须鼓励一种更具有参与性的民主制度。需要使政党现代化,促进文明社会各类组织的有效参与,并且在政治权力和社会运动之间必须有更充分和分散的调解机制。

42. 目前正在重新确定国家的作用,应当改善国家的治理并加强合法性,要依靠私营部门和整个社会。在更多依赖市场机制的同时应当实行有效的国家调节,以便

促成适当的社会平衡、环境优先事项和长期发展目标。

43. 在对经济的直接管理方面虽然应当避免恢复国家的过渡干预,但是将公营企业私有化本身并不是个目标。不应当由私营垄断企业或外国势力的控制来代替公营的垄断企业。

44. 拉丁美洲在世界经济中日益软弱的地位使谋求实现一体化的努力具有根本的重要意义。这样才能提高拉丁美洲的竞争力和打入国际市场的能力。任何一体化措施都必然导致在社会不同集团和政府不同层次以及不同国家之间重新分配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力。

45. 通过业已建立的次区域集团之间的进步安排,已经开始的一体化进程将继续发展。这种安排将逐步汇聚成整个拉丁美洲大陆的一体化进程。这种一体化将加强拉丁美洲对其他区域集团的谈判地位,从而有助于形成新的全球秩序。

克雷塔罗会议参加者如下:

一、国际行动委员会成员

Helmut Schmidt(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席

Maria de Lourdes Pintasilgo(葡萄牙),副主席

Andries van Agt(荷兰)

Kamal Hassan Ali(埃及)

Oscar Arias Sanchez(哥斯达黎加)

Kirti Nidhi Bista(尼泊尔)

Miguel de la Madrid Hurtado(墨西哥)

Jenoe Fock(匈牙利)

Gerald Ford (美国)
Malcolm Fraser(澳大利亚)
Kurt Furgler(瑞士)
Selim Hoss(黎巴嫩)
Olusegun Obasanjo(尼日利亚)
Misael Pastrana-Borrero(哥伦比亚)
Mitja Ribicic(南斯拉夫)
Jose Sarney(巴西)
Shin Hyon-Hwak(大韩民国)
Pierre Elliott Trudeau(加拿大)
Manuel Ulloa(秘鲁)
Ola Ullsten(瑞典)

二、特别来宾

Takako Doi(日本)
黄华(中国)
William P.L.aughlin(美国)
Emile van Lennep(荷兰)
Robert McNamara(美国)
Isamu Miyazaki(日本)
Taro Nakayama(日本)
Horst Schulmann(德国)
Ronald Roskens(美国)
Sheikh Ahmed Zaki Yamani(沙特阿拉伯)
Seiken Sugiura(日本)

Vadim Zagladin(俄罗斯)

三、应邀记者

Jorge Hernandez Campos(墨西哥)

Flora Lewis(美国)

Edward Mortimer(联合王国)

Laurent Mossu(法国)

Enrique Ruiz Garcia(墨西哥)

Jan Urban(捷克和斯洛伐克共和国)
